

第三章 浙东三城反击战

一、浙东三城反击战

档案史料

600、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将兵勇分段防守
并于适中处所屯扎大营等事上谕

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（剿捕档）

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，参赞大臣特、文。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上谕：据奕经等奏，抽拨兵丁，设法防守，并酌拟先行分兵赴浙，豫为应援各等语。览奏均悉。现在浙江本省及调拨兵丁已共有万余名，加以募雇义勇、沙民等三万余人，以之分守水陆要隘。如能调度得宜，已足互为照应，断无偶见夷船辄议添兵之理。著该将军等详察情形，分别最要次要，将现在调集兵勇抽拨分段防守，务使疏密相间，首尾相应。如尚嫌兵力单薄，浙江本省乡勇、义勇亦无难续行招募。总宜善于调遣，毋使顾此失彼为要。

致逆夷先开数船，欲往上海、天津之语。虽系传闻，究宜豫为防备。牛鉴现已赶赴上海查看情形，如果有夷船滋扰，该将军等即带领调到之河南、湖北兵丁前往剿办。如该处现尚安静，即无须截留赴浙兵丁，著照所议。仍将城内守兵移驻紧要口岸，于适中处所屯扎大营。以壮声势。如有不敷，再就近酌调本省官兵，豫为来春防御地步。该将军等俟安设粮台，及上海防堵事宜商办妥协，即带兵赴浙，与特依顺会同相机进剿，或分或合，朕亦不

为遥制，伫盼捷音，以慰廑注。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。

钦此。遵旨寄信前来。

601、著扬威将军奕经等谨防英军

声东击西及慎密机谋事上谕

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（剿捕档）

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，参赞大臣特、文。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奉上谕：昨据奕经等奏，英夷有赴上海等处滋扰之说。该将军等现与牛鉴商办防堵。惟该逆诡诈异常，往往声东击西，令人不及准备。现在该逆株守宁波郡城，故作操演情形，安知不以数船游奕上海等处，使我移兵往援，而彼则水陆并力，径攻浙江。抑或在浙虚张声势，佯言攻击杭绍诸郡，而暗遣兵船潜赴上海等处滋扰。凡此种种诡谋，该将军等不可不防，务当谋勇兼施，计出万全，处处皆有准备，事事皆操胜算，是为至要。前此粤东办理军务，布置尚未妥协。该夷即肆其猖獗，汉奸乘间助逆，以致我兵仓卒应敌，不能得手。现在大兵尚未到齐，倘彼复用其故智，为先发制人之计，将如何豫为准备，总须反复计较，确有把握，始足以破奸胆，而张吾军。

至行军之际，兵民杂处，人数众多，一切机谋尤宜慎密。凡奏报事件某封有关系重大者，即将某封用黄纸包封，盖用扬威将军印信，仍纳入封筒内，朕亲加折阅。昨日所寄密谕一道，系朕面谕军机大臣承旨缮发，即军机章京等皆不得而知，可见慎之又慎矣。将此谕令知之。

钦此。遵旨寄信前来。

602、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于江浙适中

之地派员赶铸炮位事上谕

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（剿捕档）

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，参赞大臣特、文。道光二十一年

十一月十四日奉上谕：前有旨令吴文镕于江西省派员多铸炮位，以备调拨。因思该省铸炮解赴军营既需转运之繁，且恐不能适用。现已谕令该抚即行停铸，其军营应用炮位，著奕经等于江浙两省适中之处派委妥员，选择良匠兴工铸造，由该将军等就近拨用。仍严饬该委员等迅速赶铸，不得有误要需，是为至要。将此附报便谕令知之。

钦此。遵旨寄信前来。

603、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探听宁镇

近日情形及统筹防剿事宜片

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（军录）

再，奴才等遣人探听宁镇近日情形，据报宁郡、镇海二处，俱云逆夷欲与本地财主及各铺户易银二百万，现让至一百二十万，如不交银，必开大炮，是以人心震惧，颇亦情愿贖钱相易，众口哢哢，似已约有成议。又闻有娼妓应姓将女二人献与郭士立，其夫应德昌其子王国保俱与郭士立往来，王国保曾到慈溪富户家硬借银二十万，甚属猖獗。又有慈溪书吏陆心澜，亦依附贼党，颇得委用，其手下汉奸来杭、绍一带探信者不少。

奴才等伏思浙省兵勇每一遇敌辄先溃散，是其并无斗志，已成习惯，而各路遇有警报，动请添兵防守，似此闻风奔避，即添至数万亦属无益。若必待客兵调到，方能防守，不惟缓不济急，且恐客兵染其习气，于事反多掣肘。是以前次将招募江北快壮及明攻暗袭各情奏明，嗣奉朱批：所办甚合机宜，必要布置周妥，万勿性急，一鼓作气，扬我国威，歼兹丑类等因。钦此。同日又承准军机大臣密寄，十一月初三日奉上谕：将来各路精兵到齐，若专攻定海，该逆势必全力抗拒，转难得手。不若一面于宁波、镇海各伏重兵，按而不动，然后进攻定海，俟其闻声赴援，我兵两路齐出，分投痛剿，彼必自为牵制，首尾不能相顾等因。钦此。遵旨寄信前来。仰蒙圣明指示，奴才等惟有竭尽心力，以图报称。

现在奴才等密遣干员，分投招募，务须十分骁勇桀骜者，将来可得二千人。又定海既为贼踞，镇海又失，无路可通，更须多募他处渔艇小船，及崇明、洋山、马迹一带素识水性抗劲之人亦须二千，方能深入。仍须在岱山一带募嘱居民作为居停，以为暗渡定海地步。至宁波附近，亦遣人各处安插内应地方，将来大兵齐集，总期于春水未涨之先分路进攻，里应外合，同时并举，仰仗皇上天威，自可一举成功。惟头绪纷繁，兼之现在雪深河冻，一时未能齐集，是以暂驻苏州，为各路招募勇壮探听消息适中之地，较为妥便。倘于此时移驻嘉兴，窃恐各路所遗之人往来迂道稽迟，或有漏泄致误机宜。但余姚既已失守，奴才特依顺必趋西路应援，又恐逆夷由定乘虚犯省，更为可虑。现在兵丁仅有一千二百名，奴才等拟仍拨河南兵八百名，令寿春镇总兵尤渤，及侍卫等先行带往嘉兴驻扎，其余四百名一面护守粮台，仍随奴才等在苏驻扎，约十二月半前后，各处事宜谅可周妥，计彼时大兵亦应到齐，即可前往嘉兴，相机进剿。此时倘各路有需应援之兵，均可克期而到，即使上海有警，亦不难分投接应。

奴才等愚昧之见，是否有当，伏候训示，谨附片具奏。

604、大理寺少卿金应麟奏陈浙省军纪

败坏情形并陈火器图说折

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（军录）

大理寺少卿臣金应麟跪奏，为历陈浙省情形将旧辑火器图说进呈事。

窃臣籍隶浙江，闻镇海未失之时，凡兵丁衣帽，该夷以洋银二十圆收买，以致镇将左右均属汉奸。其炮被盐汁浇灌，不能点放，弁兵并不防守，而失事之后各兵反行抢掠。迨至省城文员再三劝谕，不能渡江东去。嗣江西兵到，看此光景，相率效尤，不欲前进。该抚哀乞不已。垂泪启程，多方逗留，其怙怯无能已可概见。是非申明军法，恐各兵并无战斗之志也。

现闻该夷自占鄞县以后，招集生监将该处天一阁书籍内地图，在月湖书院讲求绘画。其兵船渐次散去，并不令汉奸在伊船内，是其互相猜疑。宜为用间之时，或在彼开铺以察其心，或伪作奸书以惑其志，亦当早为之所也。

夫文员怀印而逃，以投池为故套；武弁弃城而溃，以退守为自全。问敌情则茫乎不知，闻讹言则各自奔散。纪纲不立，号令不行，虽百万之师，终归无用，所谓委而去之也。况征调士卒而内帑将空，添雇乡兵而民财又竭。经年不战，处处添防，二三年间恐难支柱。此而无良策以处之，有补救无及者矣。

臣又闻该夷所持惟在巨炮，其船亦最畏火，不敢停泊一处，或二三十里，或四五十里。是宜乘夜潜攻，用闷香以迷之，设水炮以扰之。以智不以力，欲诈不欲信。夷情多疑，未有不自相败者也。

臣伏览兵家之书，访之老卒，凡口传方药歌诀图说，及前人论计，有合现在兵机者，汇为一编。其中如火龙经、心略等书，未能致远者，存其方而不用其式，如自娱心书、治平胜算等书，有可仿照者，图其样而并采各家。虽不必尽可行用，而变通推广，存乎其人。不揣冒昧，敬缮进呈，用效愚者千虑之意，可否飭交扬威将军采择之处，出自圣裁。伏乞皇上圣鉴谨奏。

605、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撤回江宁防兵

并精选各省赴浙官兵事上谕

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（剿捕档）

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，参赞大臣特、文，浙江巡抚刘。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上海谕：各省官兵调赴浙江军营者，数已不少，计该将军到浙以后，足敷剿办。现在京口亦须防堵，江宁省城尤关紧要。所有裕谦前调之江宁驻防兵丁，著奕经等全行撤回江宁，以免顾此失彼。至各省赴浙官兵难保无老弱充数，其先经赴粤续调赴浙之兵，尤恐锐气已挫，不堪驱策。著奕经等

于抵浙后，严饬带兵各员认真校阅。如有前项情事，立即分别撤回，毋致临阵误事。用兵之道，选练为上，谅该将军等必能妥为布置也。

再，前有旨令恩特亨额、富呢杨阿挑选陕西、甘肃精兵二千名，于明年正月听候调用。如现在到浙之兵挑撤过多，不敷差遣，著即一面奏闻，一面飞调赴浙，以资剿洗。将此谕知奕经、特依顺，文蔚，并谕刘韵珂知之。

钦此。遵旨寄信前来。

606、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准令开港并按

刘韵珂所议章程办理上谕

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（剿捕档）

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，参赞大臣特、文，两江总督牛，浙江巡抚刘。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上谕：据刘韵珂奏，海口封闭日久，商民失业，请照旧开港，并酌定稽查章程等语。浙江省乍浦等处各海口，商船出入，货物流通，贫民得资糊口。既据该抚奏，称该处舵水人等屡次吁求开港，自宜俯顺輿情，所有乍浦及温台等处商渔船只，均著准其照旧出入，仍责成各地方官协同守口员弁实力稽查。其令各牙行联环互保，并查验违禁各物，各给腰牌，以免混杂，及渔船责令埠头行户具结互保各章程，均著照所议办理。惟逆夷诡计多端，海口奸民嗜利，往往为其所用。傥该夷雇觅商船，装载汉奸，令其溷入港内，然后乘机窃发，出我所备之外，又将何以应之。总宜先事密筹，无微不至，勿堕诡计。其江苏上海县海口，前经降旨准其开港，与浙江事同一律。著奕经、特依顺、文蔚会同牛鉴、刘韵珂，严饬两省各口文武员弁，密查出入船只，毋得稍有疏虞，庶于通商恤民之中仍寓防弊察奸之法。将此各谕令知之。

钦此。遵旨寄信前来。

607、著浙江巡抚刘韵珂酌增兵勇盐菜口粮等事上谕

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（剿捕档）

军机大臣字寄浙江巡抚刘。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上谕：刘韵珂奏，兵勇领项不敷食用，请援案酌增一折。浙江省调防海口各官兵，节经刘韵珂等奏准分别折给口粮，并给与钱文，以资口食。兹据该抚查明，该兵丁等在防日久，情形困苦，自应量加调剂，以固兵心。所有现在调防各兵，准其将未出曹娥江以前外省者，连口粮、盐菜两项，每兵每日折支银一钱二分；本省三百里外者，连口粮、柴薪两项，每名每日折支银八分；三百里内及在各本境防守者，并外省本省各兵余丁跟役，均著每日折支银五分。其已逾曹娥江，以后无论外省本省，均著照例每月加给银四钱。在防之本省各营员，亦著按品级〔给〕与盐粮并给跟役，俾资办公。至所雇乡勇，请酌给钱文并安家银两，亦著照所议办理，以示体恤。统俟事竣之日，按款核实报销。该抚务当随时查察，毋任稍有浮滥以归樽节而收实效。将此谕令知之。

钦此。遵旨寄信前来。

608、著杭州将军奇明保等严申军纪

筹画防守并收养难民等事上谕

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（剿捕档）

军机大臣字寄杭州将军奇、浙江巡抚刘、副都统恒。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上谕：据奇明等奏余姚失守情形一折。览奏殊深愤懑，该处防堵既派有江西兵一千名，乡勇八百余名，何以逆夷一到，遽尔失守。可见将懦兵疲，全无斗志，非逆夷凶焰竟不可当，实我兵弁临阵脱逃，几成习惯。现在该逆占据余姚，则慈溪等县更为可虑，将来赴宁波进剿既多阻梗，且难保不分头内犯曹江，潜窥省垣。昨据奕经等奏，特依顺已带兵赴浙，刘韵珂等自必协同筹划防守，不致内窬。俟大兵齐到，该将军参赞等自必即图进剿，以靖夷氛。

至另片奏，请暂留江宁旗兵防守曹江，至寿春兵将来应调回保卫省城之处，均著照所议办理。其宁波等处逃出难民，准其一体加给钱米收养，或资送他处安插，毋使失所。及沿海各属鹵船，该抚已全数截留，不准放至余姚等处。其前已放行者，即设法招回，毋为逆夷所掠，柴船等一体照办。其中高大坚固各船，已雇至钱塘江，为配兵攻剿之用。其不堪雇用者，现当封禁，无以谋生，著该抚等酌给安家口粮，以资养贍。至此次余姚溃散，兵丁恇怯已极，岂堪复令入伍，致误事机。著该抚等察看情形，妥为办理，此时总以激励兵民，申明纪律为要，慎勿以不堪驱策之人滥行充数也。将此谕知奇明保、刘韵珂、恒兴并谕经特依顺、文蔚知之。

钦此。遵旨寄信前来。

609、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另拣可靠大员更换

原防曹娥江之余步云事上谕

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（剿捕档）

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、参赞大臣文。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上谕：现在逆夷势甚猖獗，由宁波进占余姚，必须重兵严防，扼其要害，方不致窜入腹地。余步云身任提督，一味退缩，前自镇海、宁波逐渐向内逃避，现在曹娥江驻守，所有防堵兵丁皆伊管辖。似此丧良畏怯，只知自顾性命，各兵安得不相率奔逃。此时若再姑容，必致误事，曹娥江为绍兴门户，尤宜加意防堵。该处武职大员只陈阶平一人，未知病体能否胜任，而段永福又无抵浙消息，当此防剿吃紧之际，不容稍有疏虞。著奕经等悉心商酌，迅即另拣勇敢可靠大员，量为更换，以期得力。特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。

钦此。遵旨寄信前来。

610、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密探宁波

镇海定海三城英军情形片

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（军录）

再，奴才等近日遣人密探宁波、镇海、定海三城逆夷情形，谨缮清单恭呈御览。

一、据查宁波向系郭士立管理，今易以汉奸梁仁，凡一切事件悉为所使。城之东有虎狼关，路通镇定，夷人往来不绝。现在于郡城安设炮位，俱属西向，以防我兵骤至。城门则互相看守，出入则严加搜检，银钱则不令出城，木料则运归船中。复于府署后拆毁居民房屋，两面筑墙，中开孔道，通至盐仓门。旁另凿城缺，别为一门，不令民人行走，夷等自相往来，以为将来避兵逃走地步。现令工匠制造器械，其用度俱取给于小庄富户，所存制钱约百万串，已用去十之三四，每日仍搜取人家财物。刻下城中夷匪约二千余人，城外停泊各船，或六七只，或八九只，往来无定。一月以前，曾抢去本地钓船五六十只，诈言欲攻杭城、乍浦等处，现在并无动静。

一、据查镇海夷人最多，汉奸亦复不少。主谋夷目系罗布坦，最为狡诈，每日将宁郡范氏天一阁图书及浙江各府县志罗列界画。汉奸则鄞邑之李姓最为用事。县有五门，只开其一，民人之出入搜检悉如宁郡。城内设炉打造军器，船上亦然。居民之不开店者，即以火炮轰击。每日仍捉拿工匠，前至招室山起造小屋，建立烟炖，添设炮位，工匠不令至山后，时有夷人看守。复出伪示，务得裕某衣服器皿等件。并由别国聘来大力军二百余人，以资护卫，但长住船中，不令上岸。

一、据查定海夷人，城内无多，大半俱在船中，其船只多分泊各口，远近声息联络，互为犄角之势。惟不敢径入乡村，缘前被乡民打伤，颇有畏志，此时不过暗与奸民偷卖烟土而已。其威林士得死棺已被该夷寻获，大抵夷人多疑，且贪小利，白鬼好淫

红鬼好钱黑鬼好酒。各城内头目率皆心不一心，令不一令。其大意总欲在舟山设立码头，与内地交易，故待舟山居民最厚。其夷船系内外两层，每层用七寸厚硬木板，中夹沙土，外包以铜铁亦两层，炮子着船，微动而已。又小船数只装载受伤夷人五六十名，称系自台湾来赴镇海医治等语。凡此三城情形，俱系奴等密派受人，及各该县之投效军营及绅士等潜赴三城内外，细加探访，闻见较真。理合开单奏闻。

611、著扬威将军奕经等申明纪律分别赏罚事宜上谕

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（剿捕档）

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：用兵之道，贵乎纪律严明，赏罚必信。诚以纪律严，则法度自昭，赏罚信，则德威并济。我国家承平垂二百年，各省将弁所以恩养，而教育之者至优极渥，偶遇调，宜何如争先思奋，为国立功。乃自上年军兴以来，屡与英夷接仗，惟定海一役，力战六昼夜之久，击毙夷匪无数，其余各仗，带兵各员不能申明纪律，激励士卒，以致临阵脱逃，非逆夷之凶焰竟不可当，实由统兵大臣一味姑容，故将士不能用命。若不亟加整顿，何以挽积习而励军心。著扬威将军参赞大臣等查明失守各城首先逃走之将弁兵丁，严切讯明，即照军法从事，毋稍宽纵。惟犯法者既正刑诛，立功者当膺懋赏，激励以壮其气，锡赉以奖其劳。全在该将军等开诚布公勸以忠义，使人人有勇知方，同心敌忾。似此贪狡凶夷，罪恶贯满，揆之人心天理，歼灭何难。若使纪律严明，赏罚必信，自可迅奏肤功。兹特发去内库花翎五十枝，蓝翎五十枝，搬指八十个，翎管四十个，小刀九十把，火镰七十五把，六品顶六十个，七品顶八十个。著珠勒亨等带往军营，交扬威将军奕经等祇领。其将备兵丁及收罗异材，并檄调各省官弁人等内，如有拔帜先登，不避烽焰，斩获夷目者，该将军等即将颁去各件优加赏赉，仍叙述事迹据实保奏，朕必破格施恩。该将军惟当恩威并用，整饬戎行，以副朕绥靖海疆之〔至〕意。

钦此。

612、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悉心筹议金应麟

奏呈火器图说一折事上谕

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（剿捕档）

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，参赞大臣特、文。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奉上谕：金应麟奏进呈火器图说一折。据奏逆夷汉奸互相猜疑，宜为用间；夷船畏火，宜于乘夜潜攻，所进图说多系前人成法。

又另片密陈用计破船之法。现值军务紧要，正宜集思广益。该将军等于一切攻战器具及逆夷情形，当已胸有成竹。该少卿所奏各情，及所进图说，自在该将军等意计之中。或采访尚有未及，不妨博取备用。著将原折片及图说一并发给阅看。是否可行，著即悉心筹议，随时陈奏。将此遇报便谕令知之。

钦此。遵旨寄信前来。

613、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严惩余姚慈溪溃逃

兵将并速筹曹娥江防务事上谕

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（剿捕档）

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，参赞大臣特、文，浙江巡抚刘。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奉上谕：刘韵珂奏，逆夷退出余姚闯入慈溪，并余姚失守情形一折……（折见 476 件略）等语。此次逆夷侵犯，统计在船登岸不过二千余名，我兵数足相当，且有城池炮位，主客劳逸，形势了然。乃既不能冲锋击贼，复不能婴城固守，一见逆夷即纷纷溃散，以致该逆夷肆意滋扰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国家安用此僭军之将失律之兵耶？江西所谓官兵如此临阵仓皇不战先遁，尤堪痛恨。现据该抚飭司确查，派员密访，著奕经、特依顺，文蔚迅飭查明首先溃散之兵，即于军前枭首示众。其望风奔窜之将弁，亦即查明，据实参奏，请旨正法，毋稍姑息。江

西将懦兵疲，全不足恃，倘仍留营听调，不止不能得力，将来各省劲兵相率效尤，更属不成事体。著即全数撤回，由该将军等通盘筹算。应调何处官兵，著即一面奏闻，一面先行咨调，毋误事机。其余姚县知县彭松年投河遇救一节，仍著刘韵珂确查具奏。现在贼船已回宁波，其余姚、慈溪等处，若复添兵防守，直同儿戏，且恐他处兵力转单，毫无裨益。著奕经等出示晓谕该处义勇人等，认真团练，各保身家。其先经迁徙各户，暂缓归来，以绝逆夷之望。被难在逃者，由该抚设法妥为安置，毋令转于沟壑。

至该逆现有欲犯曹江、奉化、省垣之语，特依顺现已抵浙，著会同刘韵珂相机酌办。现在曹娥江最为扼要，应如何添兵驻守，著即妥速筹商办理，并责成该提督余步云竭力保守。倘敢于屡次退走之后再行有疏虞，惟该提督是问。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。

钦此。遵旨寄信前来。

614、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义勇暂屯

海宁口岸行营移驻嘉兴折

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（军录）

奴才奕经、奴才文蔚跪奏，为先拨义勇，暂屯海宁口岸，行营即日移驻嘉兴，恭折奏闻，仰祈圣鉴事。

窃查浙省各处防堵兵丁，本省额设及裕谦奏调先到之兵，共计四万余，官募民招义勇、乡勇统计又有九万余名之多，以之驻守进攻，自不应再虞单薄。乃该省兵勇虽有此数，而一闻夷船驶近，仍复纷纷溃散。固因江岸纷歧，在在须守，兵分力单，亦实因兵则多系溃散之余，勇则不能精择，徒充名数，守且不能，更何能战。奴才等深悉此情，所有调来后到之湖北、河南兵丁二千余名，现虽分驻杭州、葛〔万〕松岭、嘉兴等处，止可作为应援，毋须令其助守。一则防兵不可无后路援应，一则不使其与溃散之兵混同一处，致染委靡气习，庶几进剿之可期得力。惟浙省地方除河渠港汊之外，陆地皆系稻田，积水泥泞，道路狭隘；势

不能纯用正兵大队攻剿，是以奴才等前次将招募快壮预为埋伏，以备内外夹击缘由，先期奏明在案。

一月以来，分遣调到员弁，雇募河北一带民勇，并饬令务须一力精壮兼有技能，方准入选。现在募到者已有一千余名，尚有千余名，本月二十日以内亦可陆续赶到。奴才等复亲加选择，其中仅有翦高入水之人，将来埋伏内应，可备驱策。但四川兵二千名，陕、甘兵二千名虽报有起程日期，叠次飞催，均未接有到苏确信，屈指计程，想亦不过年底，总可报到。彼时兵勇齐集，刻期进剿，以正兵明攻其前，以奇兵暗袭其后，同时并举，仰赖天威，谅妖氛不难尽扫。

至上海与定海虽系一水相通，现在江督牛鉴在彼防堵甚属严密。即使稍有警动，奴才等带领现驻嘉兴之兵前往应援一二日即可赶到。特虑将来大兵全行赴浙，倘逆夷闻信经由大洋先趋上海，使我兵救应不及，恐不免受其牵制。奴才等再四筹商，复遣人分往近海各岛，雇募渔船水勇，务择谙习水性健壮勇敢之人，在平湖、乍浦一带陆续会齐，乘便渡海，预伏于定海左近之岱山等处。设逆夷定海船只有驶犯上海之信，即行乘虚攻其巢穴，或于暗地烧劫该逆船只，使其不敢北渡。如彼固守不动，则俟大兵东下预通消息，便可水陆并进，令其背腹受敌。

惟浙省自逆夷窜入余姚以后，纷纷传报，所说不一，或称由百官渡犯曹江，或称由鳖子门犯钱塘，或称由甬江犯奉化。总之，夷情多诈，乘我大兵未集，声东击西，多方摇惑人心，然虚实莫测，究不可不预为之防。现据禀报，夷船多只尾插红旗自宁郡南驶，似系出扰奉化。即札饬余步云迅速抽拨官兵前往该县合力防堵，并于段永福禀辞之时，谆谆面谕，令其到曹江之后，整饬官兵，加意防范，不可使逆夷再进曹江一步，致阻将来进兵正路。至鳖子路逼近海宁，即在省城东北尤宜小心防守。现据刘韵珂咨称，无兵可拨。奴才奕经、文蔚所带兵丁仅止一千余名，势难再分。只得干现在募到壮勇千余名先行陆续拨往，以资策应。将来

即由此地分遣潜赴宁镇各城埋伏，亦尚不致迂折。

奴才等现拟三五日内，即带所余勇壮及山西、陕西解送抬炮，河南解送白蜡杆各兵弁，并河标解送勇壮兵弁十余名，由奴才等留营差遣，共计一千余名，暂行移驻嘉兴地方。设使逆夷敢窜至钱塘江内，奴才等即由乍浦进入江口掩其归路尤为便捷。奴才特依顺现带兵一千四百名在万松岭等处应援，声势亦可联络。奴才等公同酌拟大略情形，如此布置较为周密，俟将来兵勇到齐，进剿有期，再行详细奏闻。

所有调拨勇壮暂屯海宁口岸，并奴才等拟即移嘉兴各缘由，谨缮折由驿驰奏，伏乞皇上圣鉴。谨奏。

615、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军营需人较多请调员差遣片

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（夷务清本）

再，奴才等查逆夷踪迹诡秘，江浙一带汉奸极多，往往窥伺军情，造言惑众。

奴才等于过江以后，诸事倍加慎密，凡折奏等件及于军务稍有关系之事，即面谕随带司员自行严密书写办理，概不假手书吏。至刻下雇募义勇水勇并探访夷情诸事，亦系奴才等密遣调到文武员弁，并投效到营素行谨慎之绅士，暗中前往，头绪纷繁，需人较多。除前次奉调安徽泗州直隶州知州张应云等五员业已各有差遣，并浙省现任候补各员，及江、浙两省杂职，均由奴才等扎调差遣外。

兹查丁忧在籍之吏部候补主事陈崇元，江苏人，前在文选司行走，办事妥协。又丁忧在籍之刑部郎中严达、患病病痊之内阁中书姚近韩、应补同知何士祁、革职湖北襄阳府知府金石声，俱系浙江人，并悉浙省情形。又现在江苏丹徒县知县王德茂，前在崇明县办理防堵，于夷情尚为熟悉。奴才等现已调（到）行营，分派差使。至奴才等到浙后，军务更属吃紧，营中现无道府大员稽核一切，查有江南盐法道黄恩彤才具精练，该员现署苏州藩司，

巡抚梁章钜即日销假，便可交卸。相应请旨将黄恩彤飭赴行营，听候差委，实于军务有裨。

616、著照扬威将军奕经等所奏俟各路防堵事竣 再行分别惩办溃散将弁等事上谕

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（剿捕档）

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、参赞大臣文。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奉上谕：奕经等奏溃散将弁俟查明再行惩办一折。据奏段永福已赴曹娥江，俟到防后，一切略为熟悉，再将其余步云遵旨查办。收集散兵，现在分拨防守，拟俟各路防堵事竣，再行分别惩办等语。著即照议办理，切勿失之姑息。其余姚失守之将备兵丁，前有旨谕令确查惩创。现据奏称移咨特依顺、刘韵珂，就近查办，著俟查明后遵照前旨严行惩创。所有饰词捏病之余姚县知县彭嵩年，即与防守余姚带兵各员一并摘去顶带，仍令该县赴省候质，俟查明实在情形，分别惩究。其慈溪县土匪导引逆夷下船登岸，拆毁衙署，现虽退出，仍恐复来滋扰，已函致特依顺择要屯扎，藉资应援等语。亦著照议妥办。段永福现已到防，曹娥江关系紧要，该镇人虽勇敢，亦须带有劲兵，方可有备无患。著奕经等酌拨得力弁兵，交该镇管带，以资防守。

另单奏汉奸梁仁管理宁波事件，夷目罗布坦最为狡诈，汉奸李姓用事，著俟大兵进剿时设法擒获，毋任漏网。其别国聘来大力军二百余人，系由何国聘来，何以称为大力，亦著确探奏闻。又据称夷性多疑贪利，各城头目心不一心，令不一令，正宜乘此用计，兵法攻瑕，不可错过。

又另折奏，火龙经已见过，军中现有此书，已在营中制造各项火器，并由牛鉴购买毒草制药，拨解备用等语。览奏已悉。此外有可制胜之器，不防多为制备。该将军等到浙后，务宜谋勇兼施，毋负委任，朕拭目以待捷音之至也。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。

钦此。遵旨寄信前来。

617、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行营移驻

嘉兴并撤拨义勇等情折

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（军录）

奴才奕经、奴才文蔚跪奏，为奉旨撤回江西官兵，请俟川、陕兵到，即行裁撤，并酌拨义勇，屯扎西兴，以资防守，及行营移驻嘉兴各等情，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。

窃奴才于十二月初十日承准军机大臣交出，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：用兵之道云云。钦此。又军机大臣字寄，十二月初四日奉上谕：金应麟奏火器图说一折云云。钦此。又十二月初五日奉上谕：刘韵珂奏逆夷退出余姚云云。钦此。仰见皇上刑赏得中，迥有必察之至之意。

奴才窃查浙省防守官兵虽数逾四万，江西及本省官兵大半性懦无能，而提标水师兵弁，又全数收回散卒，不惟不堪调遣，且其情叵测，尤宜加意预防。至该省民人本皆柔脆，所募乡勇既多系无业游民，而官不加察，又不免虚充名数。其中稍为壮健堪以自卫者亦皆讲明，止助声势，不能接仗。是乡勇虽有九万余人之多，而见贼即逃，仍与无人无异。又况逆夷诈诡性成，刻下滋扰余姚等处，皆系残毁官署，掳掠富户，并不加害贫民，是以无赖匪徒因而为彼引导，且藉以肆意抢掠。奴才等再四商酌，贼情既如此猖獗，土匪又藉端滋扰，现在曹江一带虽有江西及浙江本省兵丁，而闻风先逃，积惯成习。若不及早撤回，严加惩创，使将来各省劲兵染此委靡气习，相率效尤，诚如圣谕，更属不成事体。

惟江西兵现系二千，本省及收回散卒又有五千余名，一旦全行撤退，恐上虞、曹江一路太觉空虚。且人数较多，若无劲兵大员预为弹压，尤恐滋生事端。是以奴才等前次接奉谕旨，查讯余步云并溃散兵丁，即将此等情形详细具奏。又于余姚失守之时，咨会特依顺、刘韵珂，严密查明何员首先奔溃，现尚未据咨复。奴才等拟此项官兵暂行缓撤，一俟四川或陕、甘之兵到浙，即令

其径赴曹江，择要屯扎。一面令其防堵，一面由大员弹压，即将江西及浙江兵丁陆续全行撤回，仍遵照前旨，分别情节轻重从严办理。俟进兵之时，即以此路接替防堵劲兵作为前敌，再拨续调弁兵为其接应，以强换弱，易守为攻，转移之间，较为妥便。但川兵及陕、甘兵丁，前已报有起程日期，而叠次札催，迄今尚无入境确信。

此时曹江一路甚为吃紧，总兵段永福业已饬令前往会同余步云加意防堵。并节次严饬该提督及藩司郑祖琛等，严加防守，毋使逆夷闯入曹江一步，劝以优赏，悚以军法。该员等现加激切愤发，训练兵丁，渐改从前退缩气习，纵逆夷突来，谅该员等不敢再蹈余姚等处故辙。奴才等现复将奉到明发上谕，凡浙江办理防堵之处，均恭录知照，俾令震慑天威，感戴圣恩，现在行营将士莫不欢欣鼓舞，敌忾争先，其诸路防守官兵具有天良，自当力加振作，痛洗颓靡之习性。

查曹江带兵大员余步云既已屡退之将，陈阶平年逾七旬精力渐衰，总兵李锜等又多未亲历戎行，刻下虽一时激劝，将来进兵之时，究恐不足深恃。查浙省武职大员陈述祖现驻乍浦，该处甚为紧要，黄岩、温州两镇又时报有夷船在彼处洋面游奕，似亦未便札调。惟查金华协、副将朱贵，出师回疆等处于营务颇为熟悉。应饬该员前往曹江，协同段永福办理防堵事宜，进兵时即令其分路带兵前进，似为得力。至现在曹江之文职大员只有郑祖琛一员，该员前曾禀称现在患病，照料未能周到，拟令臬司蒋文庆前往会同料理，即为大兵后路粮台，于进剿事宜更为周备。

近日浙江有探报，又称有逆夷欲犯上海、乍浦之语，虽系讹传，究不可不早为预备。现已咨会牛鉴加意防守，并飭驻守乍浦文武各员教练士卒，严密堵御。奴才等现在布置一切渐有头绪，已于十二月十一日带领兵勇移驻嘉兴地方，此处为江、浙适中之地，既于杭州省城道路较近，声息易通，去乍浦则仅止九十里，逆夷如来滋扰，即就近督率剿办，并不致有迟误。距江苏、上海